



禁毒战争·绿色挣扎

现代快报



禁毒战争·绿色挣扎

现代快报

12年管教 2000 多吸毒女子多数复吸,女警周丽华心如针扎

# 好不容易回到人间,她们为何又踏进地狱

A8

本版:黄伟  
责编:朱美娟  
2007年6月28日 星期三

伴随着“嘀嘀”的刷卡声,南京戒毒所管教民警周丽华就越过了那扇沉重的铁门,每天的这个时候,她的脑海中总会浮现一句话:“她们去哪里了?现在生活得怎么样?是不是又复吸了……”

从1995年戒毒所筹建到现在,周丽华一刻没有离开过,在12年的时间里,她共与2000多名吸毒人员朝夕相处,而其中的绝大部分,在离开之后又都回到了吸毒者的行列。

与医生一样,戒毒所管教民警也是在治病救人,没有哪个医生愿意康复了的病人又入膏肓,周丽华一样,她苦苦追随着离开自己视线的这些病人,想知道这一切发生的原因。

**刚工作时以为吸毒会传染**  
“我算算命,从1995年开始……”

周丽华从江苏警校毕业,等待分配。一心想做刑警的她接到分配单时傻了眼:要去的单位,是还没有影子、仍在筹备中的南京戒毒所,她要去那里当一名戒毒管教民警。

“毒!”看到这个字眼时,周丽华哆嗦了一下,她不知道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工作,而她最担心的,是从事这个工作会不会被传染“都是吸毒的人啊,太可怕了!”

周丽华清楚地记得,当第一个吸毒女被送进来时,她甚至不敢看对方的眼睛,也刻意地尽量减少与她说话的机会。“那时候,生怕吸毒女飞出的唾液传染了自己。”

“事实上,那个吸毒女也似乎不像传说中的‘瘦骨嶙峋’,看起来精神还不错。”

但那个女孩似乎特别凶:“我有什么错?我自己吸毒,又没有害别人,你们管得也真多!”

就在这样的开始中,周丽华走上了戒毒人员管教之路。“刚开始的那几年,到戒毒所来戒毒的吸毒人员,大多不是很严重,身体也没有明显的消瘦,而经过几个月的强制戒毒后,大多数吸毒人员都能够回归社会,戒除毒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复吸的情况却逐渐增多。”

2000年夏天的一天,周丽华的管教区一下子来了四五百名吸毒人员,而其中有三名是从戒毒所出去还不到半年的学员。

“我们只能被动地跟踪帮教,除此之外,能有什么办法?”周丽华说,每每送学员出所,开始的时候还感到欣慰,但渐渐地,她心里便有说不出的滋味。

“我会定期跟你汇报的,但接不到我们电话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那种情况,肯定是不得已的!”不少学员走的时候都会说这样的话,但在周丽华听来,就像一根根钢钉,直刺入心。

**得知她们复吸 心像针扎**  
“从那个时候开始,周丽华开始对走出

戒毒所的学员进行一对一帮教跟踪。但七年来,周丽华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

2001年,吸毒女小娟走出了戒毒所。出所前,她专门跑到周丽华办公室,将自己所有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全部写了下来,信誓旦旦地说:“再也不吸毒了。”

之后,周丽华基本上每隔半个月就跟其联系一次,有时候是电话,有时候是书信,除了了解小娟的情况外,周丽华还当起了心理咨询师,劝导她要勇敢地面对别人的冷眼和歧视。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04年,小娟便突然失去了联系。在多次拨打电话没有人的情况下,周丽华冒险设法找到了她的家,果然,小娟失踪了。

小娟的母亲看到周丽华,当即跪了下来,“周管啊,我们小娟可怜啊!”直到这时,周丽华才知道,原来,小娟的老公因为嫌弃她,在外面包了个“二奶”,受不了刺激的小娟再次走上吸毒的不归路。

在周丽华的印象里,这样的吸毒者还有很多。

“她们总是躲着我。看我的眼神也怪得不得了!”

第一个星期,小丽便打来了诉苦电话,周丽华每每接到这样的电话,便害怕得厉害,“这种电话就是救命的电话,万一哪句话说不好,说不定就把她推到火坑了!”

小丽一直跟周丽华保持着密切联系,一旦遭遇不顺,她便拨打急救电话,寻求心灵的“庇护”。半年后,在周丽华的动员下,小丽到了英国发展,在那里,没有人再对她指指点点,专心做外贸工作的她如鱼得水。

2002年,小丽因为吸毒被送进了戒毒所。这个消息对小丽的家人来说,犹如五雷轰顶。在经过半年的戒毒治疗后,体重增加了20多斤的小丽顺利走出戒毒所。

“她们总是躲着我。看我的眼神也怪得不得了!”

“爸爸从来不管我,他自己也吸毒,我被强戒的几天,他告诉我风声很紧,让我小心点。”

马小伟除了有前科,“刚开始戒毒时,我孩子还没有出生,现在女儿已经5岁了。”

“可我真的爱她。”说到这里,马小伟除了无奈,更多的是悔恨。他说等到他强制期满后,一定要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以此来警戒世人,报答社会。

马小伟除了无奈,更多的是悔恨。他说等到他强制期满后,一定要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以此来警戒世人,报答社会。

马小伟除了有前科,“刚开始戒毒时,我孩子还没有出生,现在女儿已经5岁了。”

“可我真的爱她。”说到这里,马小伟除了无奈,更多的是悔恨。他说等到他强制期满后,一定要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以此来警戒世人,报答社会。

马小伟除了有前科,“刚开始戒毒时,我孩子还没有出生,现在女儿已经5岁了。”

“可我真的爱她。”说到这里,马小伟除了无奈,更多的是悔恨。他说等到他强制期满后,一定要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以此来警戒世人,报答社会。

马小伟除了有前科,“刚开始戒毒时,我孩子还没有出生,现在女儿已经5岁了。”



强制戒毒只能帮他们生理戒毒,只有社会家庭共同努力,才能帮他们心理戒毒重获新生 (资料图片)

## 铁门里的忏悔:千万不能有第一次

6·26国际禁毒日前夕,记者走进了苏州市戒毒所。在通向戒毒所大门的小路边,满眼的绿荫中点缀着艳丽的夹竹桃的小花,静静地隔绝了外面喧嚣的车辆和人流在厚重的铁栏杆里面,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两年前,好奇心和赶时髦的想法让陆思思第一次接触了摇头丸和K粉,她说受不了别人不理她,小妹妹请她玩就是瞧得起她。“白粉是绝对不会碰毒品的,看着他又哭又忏悔的样子,妻子一个星期前来探视他,淡淡地扔下了一句,等你出来后,我们就去离婚吧。”

马小伟除了有前科,“刚开始戒毒时,我孩子还没有出生,现在女儿已经5岁了。”

“可我真的爱她。”说到这里,马小伟除了无奈,更多的是悔恨。他说等到他强制期满后,一定要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以此来警戒世人,报答社会。

马小伟除了有前科,“刚开始戒毒时,我孩子还没有出生,现在女儿已经5岁了。”

“可我真的爱她。”说到这里,马小伟除了无奈,更多的是悔恨。他说等到他强制期满后,一定要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以此来警戒世人,报答社会。

马小伟除了有前科,“刚开始戒毒时,我孩子还没有出生,现在女儿已经5岁了。”

“可我真的爱她。”说到这里,马小伟除了无奈,更多的是悔恨。他说等到他强制期满后,一定要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以此来警戒世人,报答社会。

马小伟除了有前科,“刚开始戒毒时,我孩子还没有出生,现在女儿已经5岁了。”

马小伟除了有前科,“刚开始戒毒时,我孩子还没有出生,现在女儿已经5岁了。”

“可我真的爱她。”说到这里,马小伟除了无奈,更多的是悔恨。他说等到他强制期满后,一定要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以此来警戒世人,报答社会。

马小伟除了有前科,“刚开始戒毒时,我孩子还没有出生,现在女儿已经5岁了。”

“可我真的爱她。”说到这里,马小伟除了无奈,更多的是悔恨。他说等到他强制期满后,一定要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以此来警戒世人,报答社会。

马小伟除了有前科,“刚开始戒毒时,我孩子还没有出生,现在女儿已经5岁了。”

“可我真的爱她。”说到这里,马小伟除了无奈,更多的是悔恨。他说等到他强制期满后,一定要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以此来警戒世人,报答社会。

马小伟除了有前科,“刚开始戒毒时,我孩子还没有出生,现在女儿已经5岁了。”

“可我真的爱她。”说到这里,马小伟除了无奈,更多的是悔恨。他说等到他强制期满后,一定要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以此来警戒世人,报答社会。

马小伟除了有前科,“刚开始戒毒时,我孩子还没有出生,现在女儿已经5岁了。”



戒毒女病区

日出日落,一天又一天。在江苏某戒毒所里,201房间的姐妹们朝夕相处,有新进来的成员,有待了几个月的老大姐,因为同样的命运聚在一起,又因为相同的原因,四散而去。

“丁零!丁零!”早上7点钟,戒毒所的起床铃声响起。201房间内,除了昨天才送进来的小王,其他七个姐妹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叠被子,铺床单,刷牙洗脸,上厕所……在众人忙碌的时候,几乎没人注意到还躺在床上躺着的小王。

“快,快起床了!”刚把被子叠得像方盒子的大姐周红转身时,看到了对面床上正在睡觉的小王,她赶紧上前,猛推一把,38岁的周红年龄最大,她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大姐”的角色。

“别吵别吵,还没睡醒呢!”小王转了一个身,继续大睡起来。周红抬头看了一下挂在墙上的钟表,已经过去快10分钟了,再不起床真来不及了。于是,一把便将小王从床上拉了起来。

看着眼前的大姐和正在忙碌的姐妹们,小王一下子懵了。“我这是在哪啊?你是谁啊!”揉了揉眼睛后,小王才想起来,原来是在戒毒所。

小王是江苏某重点大学的大学生,原本今年要毕业的她,在前段时间的毕业实习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了摇头丸,自此之后,她喜欢上了酒吧,并迷上了“溜冰”,不想恰巧遇到民警查处,就被逮住了。

“损失太大了,我都不敢想!”小王告诉记者,她学习成绩很好,家境也不错,这段时间还在准备出国留学,相关手续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但现在,毕业典礼都没有办法去参加了,父母在跟学校交涉毕业的事,而出国的事情则肯定成了泡影。

“你这身段,最适合跳舞了”

“我在哪啊”

“丁零!丁零!”晚上休息的铃声响起,与起床铃相比,明显温柔了很多,201室的八个姐妹,都躺在了床上。24岁的小茹辗转反侧。

小茹长得俊俏美丽,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丝毫不看出吸毒人员的一丝模样。去年底,小茹认识了男友,并在男友的带动下,接触了摇头丸。今年情人节,她跟男友再次去酒吧潇洒,兴致上来后,她和男友各自吃了摇头丸,结果,还没有过瘾,两人便被带到了派出所。

被带进看守所的当天,小茹哭得不成样子,她害怕这种像监狱一样的生活。但是,当她渐渐熟悉了这里的生活后,小茹才发现,这里并不像她想得那么“悲惨”,同住一个房间的姐妹们,很快便打得火热。

“谁都有走错的时候,但只要能及时回头,一切都能来得及!”

A9

本版:黄伟  
责编:朱美娟  
2007年6月28日 星期三

## 戒毒所 201 室

“再过三天,就回家了”

“丁零!丁零!”晚上休息的铃声响起,与起床铃相比,明显温柔了很多,201室的八个姐妹,都躺在了床上。24岁的小茹辗转反侧。

小茹长得俊俏美丽,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丝毫不看出吸毒人员的一丝模样。去年底,小茹认识了男友,并在男友的带动下,接触了摇头丸。今年情人节,她跟男友再次去酒吧潇洒,兴致上来后,她和男友各自吃了摇头丸,结果,还没有过瘾,两人便被带到了派出所。

被带进看守所的当天,小茹哭得不成样子,她害怕这种像监狱一样的生活。但是,当她渐渐熟悉了这里的生活后,小茹才发现,这里并不像她想得那么“悲惨”,同住一个房间的姐妹们,很快便打得火热。

“谁都有走错的时候,但只要能及时回头,一切都能来得及!”

“丁零!丁零!”晚上休息的铃声响起,与起床铃相比,明显温柔了很多,201室的八个姐妹,都躺在了床上。24岁的小茹辗转反侧。

小茹长得俊俏美丽,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丝毫不看出吸毒人员的一丝模样。去年底,小茹认识了男友,并在男友的带动下,接触了摇头丸。今年情人节,她跟男友再次去酒吧潇洒,兴致上来后,她和男友各自吃了摇头丸,结果,还没有过瘾,两人便被带到了派出所。

被带进看守所的当天,小茹哭得不成样子,她害怕这种像监狱一样的生活。但是,当她渐渐熟悉了这里的生活后,小茹才发现,这里并不像她想得那么“悲惨”,同住一个房间的姐妹们,很快便打得火热。

“谁都有走错的时候,但只要能及时回头,一切都能来得及!”

“丁零!丁零!”晚上休息的铃声响起,与起床铃相比,明显温柔了很多,201室的八个姐妹,都躺在了床上。24岁的小茹辗转反侧。

小茹长得俊俏美丽,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丝毫不看出吸毒人员的一丝模样。去年底,小茹认识了男友,并在男友的带动下,接触了摇头丸。今年情人节,她跟男友再次去酒吧潇洒,兴致上来后,她和男友各自吃了摇头丸,结果,还没有过瘾,两人便被带到了派出所。

被带进看守所的当天,小茹哭得不成样子,她害怕这种像监狱一样的生活。但是,当她渐渐熟悉了这里的生活后,小茹才发现,这里并不像她想得那么“悲惨”,同住一个房间的姐妹们,很快便打得火热。

“谁都有走错的时候,但只要能及时回头,一切都能来得及!”

“丁零!丁零!”晚上休息的铃声响起,与起床铃相比,明显温柔了很多,201室的八个姐妹,都躺在了床上。24岁的小茹辗转反侧。

小茹长得俊俏美丽,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丝毫不看出吸毒人员的一丝模样。去年底,小茹认识了男友,并在男友的带动下,接触了摇头丸。今年情人节,她跟男友再次去酒吧潇洒,兴致上来后,她和男友各自吃了摇头丸,结果,还没有过瘾,两人便被带到了派出所。

## 信息快递

6月18日,中国星城——湖南长沙,繁华的步行街上人山人海,人们尽情享受这难得的休闲周末。

“那天,大我一届的一个女同学带我和她圈子里的朋友在一个酒店房间里玩了一天一夜,满脑子都是幻觉,躺在床上说胡话,吐得一塌糊涂,瘦了整整6斤,后来,腹部大出血,挂了15天水,医生说再这样发展下去就沒救了。”

“她们在吸毒!”顾玉兰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一切,但好奇心却驱使着她也想尝试一下。她找了其中一个人要了一点海洛因回店里,学着那帮朋友的样子,吞云吐雾起来。

“刚开始时,感觉恶心、难受,如同醉酒一般。但吸吸停停,渐渐感觉‘飘’起来,思维停止了,什么都不用考虑。她就这样晕乎乎地吸了一个晚上。”

“顾玉兰从来不敢在家里吸食白粉,也不敢告诉丈夫和儿子,仅有的那点理智告诉她吸毒迟早会毁了家庭。可她已经被毒品折磨得不成样子了,直到一次买货被抓,而这一消息对她的家庭来讲,无异晴天霹雳。”

“她们在吸毒!”顾玉兰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一切,但好奇心却驱使着她也想尝试一下。她找了其中一个人要了一点海洛因回店里,学着那帮朋友的样子,吞云吐雾起来。

## 新飞之星闪耀星城

“新飞之星闪耀星城”长沙赛区城市资格赛

“那天,大我一届的一个女同学带我和她圈子里的朋友在一个酒店房间里玩了一天一夜,满脑子都是幻觉,躺在床上说胡话,吐得一塌糊涂,瘦了整整6斤,后来,腹部大出血,挂了15天水,医生说再这样发展下去就沒救了。”

“她们在吸毒!”顾玉兰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一切,但好奇心却驱使着她也想尝试一下。她找了其中一个人要了一点海洛因回店里,学着那帮朋友的样子,吞云吐雾起来。

“刚开始时,感觉恶心、难受,如同醉酒一般。但吸吸停停,渐渐感觉‘飘’起来,思维停止了,什么都不用考虑。她就这样晕乎乎地吸了一个晚上。”

“顾玉兰从来不敢在家里吸食白粉,也不敢告诉丈夫和儿子,仅有的那点理智告诉她吸毒迟早会毁了家庭。可她已经被毒品折磨得不成样子了,直到一次买货被抓,而这一消息对她的家庭来讲,无异晴天霹雳。”

“她们在吸毒!”顾玉兰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一切,但好奇心却驱使着她也想尝试一下。她找了其中一个人要了一点海洛因回店里,学着那帮朋友的样子,吞云吐雾起来。

## 健康人生 更娇丽常伴

“新飞之星闪耀星城”长沙赛区城市资格赛

“那天,大我一届的一个女同学带我和她圈子里的朋友在一个酒店房间里玩了一天一夜,满脑子都是幻觉,躺在床上说胡话,吐得一塌糊涂,瘦了整整6斤,后来,腹部大出血,挂了15天水,医生说再这样发展下去就沒救了。”

“她们在吸毒!”顾玉兰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一切,但好奇心却驱使着她也想尝试一下。她找了其中一个人要了一点海洛因回店里,学着那帮朋友的样子,吞云吐雾起来。

“刚开始时,感觉恶心、难受,如同醉酒一般。但吸吸停停,渐渐感觉‘飘’起来,思维停止了,什么都不用考虑。她就这样晕乎乎地吸了一个晚上。”

“顾玉兰从来不敢在家里吸食白粉,也不敢告诉丈夫和儿子,仅有的那点理智告诉她吸毒迟早会毁了家庭。可她已经被毒品折磨得不成样子了,直到一次买货被抓,而这一消息对她的家庭来讲,无异晴天霹雳。”

“她们在吸毒!”顾玉兰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一切,但好奇心却驱使着她也想尝试一下。她找了其中一个人要了一点海洛因回店里,学着那帮朋友的样子,吞云吐雾起来。

